

祝广仁 刘永福 著

黑血

懷遠門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黑 血 城

祝广仁 刘永福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黑 血 城

著 者 祝广仁 刘永福
责任编辑 乌恩奇
封面设计 李国盛
人物绣象 李锤录
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呼伦贝尔盟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印刷装订 沈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20
插 页 6 字 数 48 千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ISBN 7-80506-631-0/I · 274

定 价 28.80 元

共存共榮

張學良



張學良爲《東北人物誌》題詞

一九二九年

共存共榮

張學良

目 录

一、遭遇淫匪	1
二、夜闯口外	14
三、血溅黑山	30
四、淫荡青楼	38
五、凶残女匪	54
六、惹起纷争	63
七、西塔角斗	74
八、狼狈为奸	83
九、情女硬汉	90
十、婚夜房事	103
十一、嫖雏淫威	113
十二、创镖献艺	127
十三、雨夜劫杀	138
十四、荒诞婚嫁	152
十五、惨遭突袭	163
十六、有情无意	170

十七、男嫖女妓	180
十八、英杰就义	186
十九、绑架逼供	194
二十、街头飞弹	203
二十一、北塔换人	209
二十二、力摔狗熊	218
二十三、女尸闹院	227
二十四、侠女飞镖	240
二十五、爱国学潮	256
二十六、妓院内幕	264
二十七、截私焚毒	272
二十八、靴里藏蝎	289
二十九、怪招取胜	300
三十、扮鬼捉贼	316
三十一、街巷群殴	332
三十二、夫妇曝尸	342
三十三、行刺青楼	354
三十四、血夜炮火	362
三十五、群妓抗暴	376
三十六、铁汉酷刑	388
三十七、义母灭亲	398
三十八、拼死逃生	409
三十九、联匪抗日	420

四十、义匪除奸	428
四十一、女侠罹难	443
四十二、毒火英魂	455
四十三、攻城惨败	464
四十四、无辜命案	473
四十五、舍身救友	481
四十六、北门冤鬼	491
四十七、悲壮豪杰	498
四十八、妓女淫刑	506
四十九、夜闯妓院	515
五十、擂台争斗	524
五十一、飞车逃难	537
五十二、坠楼拒婚	548
五十三、误伤人命	555
五十四、迷茫之中	569
五十五、劫难重逢	581
五十六、敲诈害命	590
五十七、赈灾义演	597
五十八、义葬义士	609
五十九、投诚起义	621
后记	630

一、遭遇淫匪

天漆黑漆黑的，松林子里不见半点亮光，脚下的山路被碎石和草丛覆盖着，俞成祥不敢急走，唯恐身后的秋霜跌倒，凉爽的山风吹干他脊背上的汗水，他心里嘭嘭跳着，脸上有些发热地说：“霜妹子，路不好走，来，拉住我的手。”

秋霜在漆黑的林子里，又急于赶路，倒没注意到祥子哥的羞涩，爽快地说：“祥子哥，你倒是把手伸过来呀！”

俞成祥和这个师妹在一起练武，在一桌吃饭，还真的没摸过她的手，他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脸上也更加发热，听了霜妹子的话，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说：“霜妹子，来，快拉住我。”

两只手拉在一起，也将两个年轻人的心连在一起。俞成祥对这只纤细的手不知瞧过多少回，只是在今晚这荒僻的山林中赶路才真的摸到这心爱的姑娘的手，一股心理满足的快感在甜甜的咀嚼着，竟忘了几十里奔走的劳累，对着霜妹子憨憨地笑了笑，把霜妹子往身旁拽了拽：“霜妹子，你怕吗？”

“不怕，祥子哥，和你在一起，俺什么也不怕。”

秋霜也往俞成祥身上靠了靠，似乎听到了祥子哥的心跳声。

两人相倚着走了一个时辰，透过稀疏的松树枝杈，已能望到夜空那点点闪闪的星星了。

“祥子哥，你看，天上的星星，咱们快走出林子了。”

“嗯，出了林子上了大道，找到人家咱们就住下。”

崎岖的山林小路终于走到头了，俞成祥和秋霜钻出林子上了大道，周围也亮堂了。月亮在茫茫夜空中浮动着，时隐时现，皎洁的银光洒在这对相倚而行的年轻人身上。转过一道弯弯的山岗，俞成祥突然被眼前的情形怔住了，急拽着秋霜闪在路旁坎子下，探出脑袋望着。秋霜虽说自幼习武，但似眼前这近于疯狂的拼命厮杀还是头一次看到，险些叫出声来，被俞成祥急捂住她的嘴巴。

这是两股马匪在争夺财物，雪亮的刀刃在夜光下闪着弧光，在一声声惊人心魄的惨叫声中，不时地有人跌落马下，失去主人的马匹在土道上狂奔着，踏起阵阵尘烟。

秋霜被眼前的厮杀惊呆了，不由地将身子紧紧偎在俞成祥的怀里，胸前隆起的双乳贴在祥子哥宽厚的前胸，两只手攥得更紧了，屏息静声地呆望着。

一股马匪溃逃了，惊叫着拼命用刀背抽打着马屁股，发疯地逃着，另一股马匪也未急于追杀，在一个魁梧的秃头匪首的指挥下将散落地上的箱包财物胡乱八糟地抛上马车，匆匆走了。

山路上又恢复了寂静，月光仍然是那么柔和地洒落着，如不是地面上横七竖八地卧着几具令人惊悸的血尸，很难想到这里刚刚发生一起厮杀。马蹄声渐渐远去了，溅起的尘烟也消散了，俞成祥长嘘了一口气，瞧了瞧怀里的霜妹子，问：“霜妹子，怕么？”

秋霜这才意识到自己倚偎在祥子哥怀里，脸腮微微一热，急站起身来，略带羞涩地说：“怕什么？有祥子哥在，我什么都不怕。”

“不怕，不怕你像兔子似地往我怀里钻，啊，怕不？”

“哎呀，祥子哥，你坏，你坏死了。”

秋霜娇嗔地举起拳头在俞成祥胸前捣了几下。

俞成祥一把抓住霜妹子的手：“霜妹子，说心里话，我真的喜欢你像刚才那样偎在我怀里，真的。”

“哎呀，你坏，你坏死了。”

秋霜想甩脱掉被祥子哥紧握的手，可却乘势靠在他的胸前。

月光投下他们亲密无间的身影，那真诚的情意真比月光还浓。

“霜妹子，你看月亮多美，像你的脸，那么圆，那么白，要不是你两个哥哥南下参加起义，我们能在一起拜堂成亲该多好哇。”

“也不知大哥二哥会怎样？但愿上天保佑，起义成功。”

俞成祥仰望南天，一字一句地说：“大师兄、二师兄，你们知道我和霜妹子的心愿么？”

夜空上的白云向南天飘浮着，似乎带去了两人的心愿。秋霜突然推开俞成祥，怔了怔说：“祥子哥，你听，有马蹄声。”

俞成祥也注意到狂奔的马蹄声由远渐近地传来，说：“霜妹子，咱们躲远点。”

两人爬上道旁的林丛中隐住身子，一匹狂奔的快马载着一人猛跑过来，秃头匪首率领马匪们追赶着。一道寒光从空中掠过来，被追赶的马匪未来得及回头躲闪就被秃顶匪首的飞刀刺中臂膀，惨叫着栽落下来，他不顾疼痛又呲牙裂嘴地往山上惶惶爬来。秃顶匪首率马匪紧追上来，一扬手中大砍刀，只听一声惨叫，那被追的马匪身首两处。秃顶匪首跳下马，狠力踢了一脚，粗声粗气地骂着：“他奶奶的，你个该死的瘦马猴，竟敢

私吞财宝，是你小子找死。给老子搜身。”

“大当家的，搜遍了没有那串金链子。”

“没有？他奶奶的，这小子能吞了。”

“大当家的，瘦马猴会不会甩了？”

“搜，四处搜。”

马匪们散开点起松明子搜起来，俞成祥和秋霜再也隐藏不住了。

“什么人？大当家的，这有一对男女。”

秃顶匪首惊疑地凑过去，瞪圆两只鹰眼上下打量着这二人，冷笑一声：“他奶奶的，没想到这黑天瞎火的林子里会有一对野鸳鸯。他奶奶的，这小妞长得蛮他奶奶的挺水灵。”

马匪们也围拢过来，淫荡地打量着秋霜，咽着口水。

“他奶奶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老子带回去开开荤。”

马匪们一听拥上来就要动手，俞成祥一见气炸了肺，对准来前的一个马匪就是一脚，秋霜也在一旁使开了腿脚。

毕竟是寡不敌众，况且是在陡坡的林子里又难以施展拳脚，俞成祥被脚下的草藤绊了一下，让秃顶匪首一脚踢中翻滚下去。秋霜虽拼力撕打，终究还是被众马匪紧紧架住，任凭她哭喊挣扎被绑在马背上带走了。

秋霜的哭叫声在山林间回荡着，悲凉凄惨，连月亮也为之伤泣，但俞成祥却卧在山崖下昏迷不醒，如同死去一般。

秃头马匪骑马驮着秋霜一口气跑了六七十里山路，下了大道又走了二里地，来到大甸子庄的一个宅院前翻身下了马，将秋霜抱下马来，顺势在她的隆起的胸前捏了把，呲牙笑了笑：“怎么样？小妞，身子骨没颠散架子吧？跟着俺郑黑河保你有享不尽的清福。”

秋霜一路上哭叫着嗓子嘶哑了，两手被反绑着拼命挣脱，浑身发软无力，她脚一落地，见郑黑河光秃秃的大光脑袋，肥胖的团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两只绿豆眼闪着又可恶又淫荡的目光，狠狠唾了一口：“快放我走，放我走。”

“走，往哪走？这黑灯瞎火的让狼吃了，俺可心疼哟，我的亲亲心肝宝贝，走，跟我享清福吧。”

他涎着脸凑近前，一口亲在秋霜的腮帮上。秋霜又恼又火，向后一闪身子抬腿对准郑黑河的下身就是一脚。郑黑河冷不防被踢个正中，疼得弯腰捂着大卵子哟哟叫唤：“好，你敢跟老子撒野，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马匪敲开了门，一个又瘦又高的人探着枣核般的大长脸对郑黑河咧开大嘴巴一笑说：“哟，是黑河兄弟，这么快就回来了，得手了吗？”

郑黑河的卵子还有些疼，冷着脸说：“他妈的，老了啥时走过空？快预备吃的，对了，给老子腾间空房。”

瘦枣核也斜着眼睛瞥了秋霜一眼：“黑河兄弟，今晚是人财两得，这妞不坏，你老艳福不浅，可得悠着点啊。”

“他妈的，少罗嗦。”

郑黑河摇摇晃晃进了大院，冲一马匪叫着：“保三子，你他妈的到东厢房去给老子看着这小妞。”

保三子应了一声又推又扯地把秋霜带进东厢房关上房门。点上大马灯后，屋里亮堂了许多，土炕上铺着毡子红花绸被子，灶坑里的柴火还没烧完，火光一闪一闪的，靠北墙放着一张黑漆圆桌，桌面上的青瓷壶碗镶嵌着细细的花纹，秋霜看了看屋子，也不待保三子发话，倚着炕沿坐下来。保三子关好房门，把背上的砍刀摘下来放在圆桌上，搬了把木椅离秋霜不远不近地

对坐着。秋霜这时才感到身子又疼又酸，肚子又饿又饥，她见保三子两眼紧盯着自己，脸上一阵发烧，想起自己与祥子哥在月光下的相亲相爱，转眼之间却又落到这股强盗手中，不由伤心地长叹一声，央求说：“这位大哥，你看俺也跑不了，你就松开俺的手呗？”

“那可不行。”保三子脑袋摇的像拨浪鼓，“刚才在林子里你拳脚好利害，是个练家子，踢当家的那一脚也不善，你要是跑了，还不剥了我的皮？”

秋霜怎么央求也说不动保三子，只好把头一扭默默想着脱身的法子。

大马灯的灯捻子滋滋地烧着，屋里静的都能听到砰砰的心跳声，保三子盯着秋霜，越看越爱看，心越发跳的厉害，他从来没有这么近地这么仔细地看一个青年女子，那张脸在灯光下真是太好看了，薄薄的小嘴唇紧抿着，挂着泪痕的白皙的脸腮散发着一股香气，那条大辫子也放着油黑黑的亮光，圆圆鼓起的胸脯一下下地起伏着，看得他如痴如迷，一股骚热在涌起着，下身的那个阳物也不自觉地膨胀起来，挺得硬梆梆的，他不时地咂着嘴，如同馋猫在紧盯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鲜灵灵的翻动的活鱼。秋霜毕竟是个没出闺门的大姑娘，和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夜间单独在一起本来就心怀不安，有股恐慌的感觉，见对面这青年马匪死死看着自己更是害羞害怕，可一时又没有脱身的办法，心急之下，一扭头说：“这位大哥，行行好，给俺松开手，俺要，要……。”

保三子见她羞的满脸通红，戏谑地说：“要干什么？说呀，说呀，是不是要尿尿呀？”

秋霜羞得扭过脸点点头。保三子站起身说：“这好办。”

他从马凳子上端过铜盆说：“尿吧，往这里尿。”

秋霜的本意是要保三子给她松绑，可万没想到保三子端来铜盆，涎着脸扑上来一手死死压在她的胸乳上，另一只手竟扯破了她的绿绸裤裆，她拼命挣脱着，拼命嘶叫着，可保三子的大手使劲掐着她的乳房，掐得她又疼又无力，身子只觉得发软，无论怎么也挣不脱保三子，只是两腿乱蹬动着。保三子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壮男子，他虽说在马匪里混了三四年，可从来没接触过女人，每次抢来的女人都是让当家的玩个臭够再赏给小头目，他连女人的衣襟都摸不上，今夜他有看守女人的机会，又是这么令人着迷，令人发狂的女人，他的心骚动着，血涌动着，忘记一切地抚摸着，摸着那圆鼓鼓的肉乎乎的富有弹性的柔软的乳房，摸着下身撕扯开绸裤的阴部，脸紧贴滑腻细嫩的腹部亲抚着……秋霜仍挣脱着，有气无力地挣脱着，嘶哑地叫着。

房门咣啷一声被用力踹开，郑黑河喷着酒气两眼发红地闯进来，嘴里骂着：“保三子，我操你亲娘，你小子他妈的不想活了，敢操老子相中的女人。”

保三子发狂的伏在秋霜身上，听见响动一回头是怒气凶凶的郑黑河，惊慌地立起身，腿一软跪在地上：“当家的，我没干，真的没干。”

“我操你亲娘的，都他妈的弄出血了还说没干？操你亲娘的，你小子敢抢老子的先，老子剥了你的皮，点你的天灯。”

几个马匪冲上来五花大绑地捆了保三子，任保三子踢打喊叫扔在当院，抡棒子就是一顿揍。保三子被打的筋断骨折像死狗似地捆在马棚桩子上，嘴里只是断断续续地哼哼着。

郑黑河揍了保三子一顿仍是未解气，酒劲也没过去，骂骂咧咧地回到东厢房来。秋霜眼睛射着仇恨的光，那目光饱含着

羞辱和愤怒，由于过度的叫骂，脸腮似乎有些变形了，背绑着双手蜷缩在炕角里，挣开的青色缎子袄袒露出一对丰满的乳房，乳房上印着指甲划破的血痕，下身扯破的裤子遮掩着白嫩嫩的半边屁股，她紧紧蜷缩一团，尽量掩盖着女人羞于见人的肉体部分，嘴里仍嘶哑地叫骂着，瞥见郑黑河一脸凶气地爬上炕来，又拼力蹬着双腿骂着叫着。郑黑河狞笑着跪在炕上爬过来，望着秋霜两条雪白的大腿踢蹬着，发疯扑上来，死死压住身下的这个女人。马匪们在房门口窗台上争着挤着口嘴滴着涎水地狞叫着：“当家的，干啊，快干啊。”

秋霜仍竭尽全身气力地挣扎着，她感到胸口发闷，被压的喘不上气来，隐隐觉得一个硬梆梆的东西伸进下身，感到一阵疼痛，嘶叫一声昏晕过去了。郑黑河像凶兽一样渲泄着，喘着气立起身来，望了望炕上瘫软如泥的女人，呲着大牙狞笑着。几个胆大的马匪头目拥进来，抢着说：“当家的，你真是比牛还壮实，看把这小妞干的，该让俺们兄弟刷刷锅底吧？”

“去去，他妈的，开开眼算了，收拾一下回山上去。”

马匪头目们被喝斥着，不满地走开了。郑黑河提上裤子出了东厢房，还没到当院就见瘦枣核眼眶青肿，狼狈不堪地尖叫着从正房跑出来，一把拉住他：“黑河兄弟，快去吧，俺闺女让你的弟兄给糟蹋了，拦都拦不住，可真是造孽呀！”

郑黑河不屑一顾地推开瘦枣核：“叫什么丧？还不是瞧得起你韩大户了。”

二当家的刘四起从正屋里边紧裤带边骂咧咧地走出来，见了郑黑河有些惧怕地说了声：“大哥。”

郑黑河抡开胳膊就是一耳光，骂着：“你他妈的不仗义，韩大户是我叩头的，他闺女你都干，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给扔

十块大洋。”

正房里传出韩老婆子的哭天喊地的嘶叫声和韩家闺女的啼泣声。

马匪们跨上马走了，往大黑山跑去。韩家大院留下一堆堆马粪蛋和凄厉的女人哭声。韩大户像泥佛一般哭丧着脸，任凭老婆子骂着。秋霜醒过来，在马背上颠簸着，她几次想挣扎着滚下马背，可浑身像散了架一般，想叫叫不出声，想哭哭不出来，只是在心里边翻滚着仇恨和屈辱。郑黑河这个粗莽如熊的匪首并没有因为和女人的交媾渲泄而感到精力萎靡，他喘着气猛力抽打着他的坐骑。大黑马的后面用指头粗细的麻绳紧捆着保三子的双手。保三子被狂奔的大黑马在山路上托拽着，粗布黑衣衫早已破乱不堪，整个前身已磨的血淋淋的，肚肠子不知啥时也流了出来，左半个脸露出了骨头茬子，两眼向上翻着瞪得溜圆，透露出极大的苦痛和愤恨。他死了，凄惨地被郑黑河折磨死了，仅仅是为了在一个女人身上的一时的情欲冲动。

“霜妹子，霜妹子——”。

俞成祥醒来后挣起身来，浑身疼痛，被凉风一吹清醒许多，沿着山路喊着找着，嗓子喊哑了，腿沉得像灌了铅，可他还是一声声地喊叫着，一步步地寻找着。月亮藏在云朵后面久久不愿露面，似乎不愿意见他万分伤痛的样子。一个沙哑的细弱的声音从山路旁的岩石后面传出来：“来人啊，救救我，救救我。”

俞成祥坐在岩石上倒着鞋里的沙土，被身后的叫声吓了一跳，他头发一下炸起来，跳起身循声望去，是自己听错了，还是自己伤感与劳累产生的错觉，没错，是有人在叫他，他走过去，看到了一个人倒在岩石后面的斜坡上，挣扎着叫唤着。

“你是什么人？”

俞成祥不敢太靠近，仍是有所提防地问。

“被土匪砍伤的，兄弟救一把。”

俞成祥见那人身材不大，脸色苍白，痛苦地皱着眉头，紧咬牙关，便靠近前。细细看，见他后背上有一深深的刀口，血污浸透了青绸褂子，所幸的是没伤到骨头，便伏下身子扯下布衫为他包扎好。过了一阵子，那人气色有些好转，疼痛也似乎不很厉害了，俞成祥又用布衫从河沟里沾湿了水滴在他的嘴里，心里油然产生一股同命相连的感觉。那人张着嘴巴咽了几口清凉凉的水，闭眼又养了一会神，说：“老弟，从口里来的吧？”

“嗯哪。”

“黑天瞎火的咋一个人往这不见人的鬼地方来？”

俞成祥稍稍迟疑一下，叹口气说：“官家逼的，还有一个师妹，被胡子抢走了，大哥，你知道我师妹会落到哪吗？”

那人听罢不由一怔，忍痛挺直了身子看了看俞成祥，说：“落到胡子手里八成不会有好结果的，兄弟你别伤心，不瞒你说，俺也是被那伙人砍的，咱哥俩在这见面就是有缘份。以后大哥有机会肯定会帮你忙的？”

“你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那人轻轻苦笑一下：“不瞒你老弟，还不是让官家逼的，在黑道上争碗饭吃，今晚不是你老弟来救，肯定死在这喂狼了。走吧，老弟，你扶我一把，这腰里的大洋都归你了。”

俞成祥见那人并无恶意，心想：“他既是黑道上的，找师妹还要靠他帮忙。”想着，便将那人搀扶起来，上了道，往前走去。

两人一步一挪地走了一个时辰，蓦地听到前面响起马蹄声，